

# 新媒介形态与新尺度 ——“媒介分析理论”的宏大观照

李明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102)

摘要:“媒介分析理论”一反内容分析的惯常套路,注重研究媒介形态自身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考察社会的另一种角度。本文以这一理论卓有建树的四位学者,即英尼斯、麦克卢汉、利文森和梅罗维茨为分析对象,探查媒介分析理论的独创性,以引起人们对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视,推进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媒介形态;新媒介;媒介分析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04)02-0066-03

## 一、研究视角转向媒介形态自身

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A. Innis, 1894-1952),加拿大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20世纪30年代研究价格体制时开始察觉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传播的穿透力”。战后美国的经济扩张、文化渗透带给加拿大的威胁和压力,促使他转而索解传播媒介与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传播对文化特质消长的意义”<sup>[1]</sup>。英尼斯指出:“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文明的偏向。无论如何,对我们自己文明的特征,我们可能会抱更加谦虚的态度。”<sup>[2]</sup>当时,新兴的传播学主要研究媒介的具体内容及其产生的特定效果,这与战争中的媒介宣传技巧和巨大威力,以及当时心理学的发展主流和统计分析的盛行直接相关。英尼斯在他后期的研究中,专注于媒介形态自身的重大影响力,在媒介形态的特征与社会、文明发展之间建立起了宏观联系。因此,相对于主流的传播内容研究,他的研究是一种开疆辟土的探索。在他的两本传播学专著——《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英尼斯分析了媒介形态的嬗变,如何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平衡,从而给帝国政权和社会带来剧烈的震荡。比如,羊皮纸这种时间偏向的媒介(指它的耐用性)有利于教会发展知识垄断,促成了宗教帝国的文明存在。但是,由于纸这种空间型媒介(指它轻便、便于携带的特点)的引进与推广,扩张性的政治势力上升,教会的垄断地位最终被削弱。

英尼斯的学生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十分欣赏这一研究视角。1951年3月14日,他致信英尼斯,写道:“谢谢你重印的讲稿。这给我机会说一说对你的传播研究的兴趣。比如,《帝国与传播》里有些话似乎暗示说,有可能组织起整整一个学派。”<sup>[3]</sup>当时,麦克卢汉自己也“一直想搞一种传播方面的试验”<sup>[4]</sup>。他在英尼斯的基础上,对传播研究仅仅瞄准内容这种现象,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批评道:“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看门狗

的注意力”<sup>[5]</sup>。他刻意突出媒介形态的压倒性意义。进而他指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sup>[6]</sup>媒介的强烈影响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由此,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媒介分析理论,即以媒介自身而不是媒介内容为着眼点和重心,研究媒介对社会的宏观影响,由英尼斯发端,经麦克卢汉惊人一鸣而叫响。此后,虽然麦克卢汉本人的影响时起时落,但媒介分析理论却不绝如缕。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活跃在传播学领域的美国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同样不满于传播学研究对媒介形式的忽略。他指出:“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媒介本身则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sup>[7]</sup>梅罗维茨继承了两位前辈的基本思想,但又感觉麦克卢汉式的研究空疏而艰深。所以,他试图在深化和丰富理论方面进行一次大胆的探索。梅罗维茨结合社会学家埃尔夫·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场景理论,用场景把媒介和社会行为连接起来,藉此,他就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这一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细致精到的分析。成果表明,他的探索是成功的。

麦克卢汉在论证时即谈到,“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即是信息,我们难免会感到有点吃惊。”<sup>[8]</sup>因为人们熟悉并常常谈论的是媒介内容,对技术事实却浑然不知。梅罗维茨也指出,其他领域的学者很少有如此狭窄的看法。他举例说:“研究工业革命产生的影响的人中,很少有人会宣称研究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新机器生产出来的某种物品。”<sup>[9]</sup>一旦昧于技术的常识,传播学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在探索传播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关系方面,“内容研究”难以胜任。媒介分析理论强调媒介形态对社会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健全传播学研究,也是对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3-11-24

作者简介:李明伟(1978—),男,河南中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02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 二、媒介形态的特性与功能

英尼斯首发洞见。他把媒介分为时间偏向的,即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纵向传播的媒介,尤其是该媒介耐久而又不适合运输的时候,比如石头和羊皮纸;和空间偏向的,即更适合知识在空间中横向传播的媒介,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比如莎草纸。<sup>[10]</sup>时间偏向的媒介有助于加强永恒和长久存在的观念,空间偏向的媒介则更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他写道:“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sup>[11]</sup>英尼斯考察了三十多个帝国和政权组织之后得出结论:两类偏向性的媒介如果分别被两个组织把握,而这两个组织又不能和谐共处,帝国就会出现危机甚至崩溃。由于“宗教组织倚重时间,政治组织倚重空间”<sup>[12]</sup>,因而,一种文明得以稳定存在的标志,在于有效地调和君主对空间的控制和宗教关于时间方面的管理。根据他的分析,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帝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像拜占庭帝国、希腊帝国。显然,不同的媒介有不同偏向的特点和性质,并因此塑造不同特质的文明,造成不同社会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千姿百态。同一社会内部,不同媒介也各有自己独特的效果和功能。

麦克卢汉接过了英尼斯偏向性媒介的思想。不过,偏向性在他那里表现为对不同感官的延伸:服装是皮肤的延伸,印刷媒介是视觉的延伸,电视则是人全身感官的延伸。印刷媒介的线性传播方式,鼓励了相应的线性、因果关系的思考和推理方式;它的个人化阅读,又有助于培养个性化的思想和行为。电视因为延伸了人的全部感官,容易在人的意识中形成整体的图像,所以它把人重新带回了部落时期的口语传播环境。在麦克卢汉的著作《理解媒介》第二部分,他依次突出了26种媒介或技术在感官延伸上各自的偏向性。只是,他的诸多比喻实在晦涩难解。梅罗维茨的同学,另一位美国学者保罗·利文森(Paul Levinson),则以晓畅之笔发表了自己对媒介特性的独特见解。比如他说,电话使我们获得了情侣们耳畔呢喃般的听觉距离,无论电话线那端是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也是电话被“性”高度充斥的原因。梅罗维茨则认为,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原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感官平衡,而是社会舞台的重新组合,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恰当行为”认识的变化。他从媒介的物理特征,媒介信息的不同形式,接触代码的难易度以及对不同媒介的不同反应方式等几个方面,详细比较了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不同偏向。分析的结果,他认为,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最有优势暴露后台区域(传统社会中权威角色的扮演,正是依赖于私下/公开、前台/后台区域的截然分离),因而最能祛除遮蔽,消解权威。于是,这又进一步涉及到了电视与后现代性的问题。

## 三、新媒介形态——新尺度

英尼斯推断说,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特征。而不同媒介又各有殊异的特性和功能。那么,一个社会中新媒体发展壮大成为主导媒介的过

程,必然导致社会文化的震动和变迁。在此基础上,英尼斯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sup>[13]</sup>这是媒介分析理论总结出的,媒介形态影响社会变迁的原理和机制。同样的意思,麦克卢汉在提出“媒介即信息”时,用比喻作了进一步强调:“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sup>[14]</sup>

麦克卢汉认为,如此别样的洞见,非常规武器所能达到。是什么使他们窥得天机呢?是“模式识别”和“后视镜原则”。

“模式识别”,即探讨问题的途径、方法。麦克卢汉在为英尼斯的著作《传播的偏向》写的序言里,有大段的说明:模式识别不是书面写作——从题材中分离出一个方面并将注意力死死地指向它,而是聊天或对话的自然形态,在诸多题材多方面的相互作用中生成洞见;是“界面”的方法,而非不是从“观点”出发。他举例说:“常规的历史著作写到‘印刷术的冲击’时,仅仅是告诉我们印刷量有多大,出了多少书,有多少读者。这样纯粹的数量报告是因果的匹配,而不是要去发现模式。”<sup>[15]</sup>而英尼斯认为,“首先是擅长识别模式的人”<sup>[16]</sup>。这就是整体观照而不纠缠于具体内容,以超文本的思维方式而非逻辑推理和论证,生发洞见,窥寻规律。英尼斯在著作中论及历史上的30多个帝国,真正的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麦克卢汉引证法国文学家马拉梅(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的名句自励:“定义就是杀戮,暗示就是创造”,明确宣示“我不解释,我只探索”。<sup>[17]</sup>梅罗维茨之所以选择“群体身份”、“社会化”和“权威”三种角色类型讨论电子媒介的影响,他自己解释说,“三种类型的角色结合在一起可以覆盖各种社会角色的各个方面”<sup>[18]</sup>。

这种类似于中医的“界面”方法,产生的必然是思想的火花,或对关系、规律的顿悟。难怪梅罗维茨说,他们神谕般的高论“能触动我们的灵魂,但却使我们的头脑痛苦”<sup>[19]</sup>。只要理解这些高论,我们对媒介形态之于社会的影响,就会有不囿于一时一地的宏观把握。

在完成“模式识别”之前,长期的观察是一个必经阶段。他们的具体观察方法,称为“后视镜原则”,即通过充分了解过往媒介形态的特性,洞察目前和未来媒介形态的偏向。麦克卢汉明确提出:“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现在。我们倒退步入未来。(We look at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rear view mirror. We march backwards into the future.)”<sup>[20]</sup>正是借这个镜子,英尼斯区分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媒介。麦克卢汉强调了不同媒介形态对感官的不同延伸。利文森发现了“人性化趋势”和“补救性媒介”的现象。即,每种新媒体都是对旧媒介的一种补救。这种补救虽然会产生新的缺陷,但总体上媒介的发展会越来越符合人性的需求。梅罗维茨在其专著《消失的地域》第二部分,详细比较了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对社会场景的不同塑造。他指出,印刷媒介有利于形成社会场景之间的隔离,从而促成知识的垄断和权威的得势。电子媒介则倾向于打破隔离,融合社会场景,从而模糊角色,消解权威。这个“后视镜”对于理解麦克卢汉尤其重要。他的很多匪夷所思之论,从这个角度看,都可以理解。比如,他说:“旧媒介是新媒介的内容”,是指新媒体往往把旧媒介变成了自己的部分功

能;他批评人们在媒介问题上的 Narcissus 情结时说:“我们自身变成我们观察的东西”<sup>[21]</sup>。意在警告人们,不能把新媒介看成是旧媒介的简单改版,还要看到新媒介引入的新尺度。

#### 四、可能的思路

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远比具体结论更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诚如梅罗维茨所说:“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对社会的变化或我们当今社会的特征作出一个完整的解释,而是为了说明媒介的变化与当今社会的潮流有着莫大的因果关系……更进一步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研究媒介影响和社会变革的新方法,不仅能研究现在,而且能研究过去和未来”<sup>[22]</sup>。就我个人的浅见,媒介分析理论至少有以下四点可供我们活学活用:

1.从媒介形态这个角度观人文度社会。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从知识的传承方式这个角度,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sup>[23]</sup>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从主导技术的进步情况,把社会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sup>[24]</sup>媒介分析理论从媒介形态演变这个角度,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成口语社会、印刷社会和电子社会三个阶段。这三种划分互相印证吻合,都得到了普遍认可。这就证明了媒介形态这把尺子的科学性。用这把尺子,我们可以检视不同时代社会组织方式、生产生活、社会心理等社会诸多方面的不同特征。在当今信息社会,这把尺子愈显重要。正如 Frank Webster 所言:“如果我们想要解释当前世局,却又未能注意到大众媒介翻天覆地的变动、信息科技的四处扩散、电信传播形式的长足发展、工作的新兴型态不一而足,甚至

教育课程都在快速转变移位,那么,说要解释,其谁能信?”<sup>[25]</sup>

2.辩证地看待媒介形态的发展演变。技术变革日新月异。麦克卢汉提醒我们在确认新媒介形态的属性和影响时,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新媒介放大了什么;新媒介使什么过时;新媒介再现了什么;新媒介被推向极限之后会逆转成什么。<sup>[26]</sup>这就是麦氏的媒介四定律。它不仅提供了看待当前新旧媒介交接的方法,而且指引我们关注新媒介的极限潜能。

3.新媒介形态:新思维。新的信息流通模式要求我们革新旧有的思维观念和行为习惯。对此,我们既不能抱残守缺,也不能叶公好龙。比如,瞬息万变的形势和信息的即时穿透力,使得企业总部可以而且有必要直接指挥生产一线,中央政府的政策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很显然,中间管理层将因此失去部分信息中继业务。这时,中层部门和地方政府就面临着考验。一边在建电子政务,一边还有人去封杀报纸,收缴政策汇编式的农民手册。这应该算是对新媒介的不良反应。

4.警惕“太过”。每一时代都有当时占主导地位沟通渠道,即现在常说的第一媒介。它的偏向性关系着社会整体的偏向性。媒介分析理论提醒我们,要留意每一社会的主导媒介形态以及该社会的偏向性。英尼斯十分推崇古希腊“万事勿过”(nothing in excess)的原则。他认为,西方文明正走着与古希腊相反的道路——“太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媒介、社会的发展是不是达到了平衡呢?现在的潮流似乎偏向于空间的瞬即跨越,恨不得把整个宇宙握在手中;跨国经营,太空探索,领土纷争等等不一而足。时间远不如空间为人关注(通常人们只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时间,即如何花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或出最大的效益)。永恒和长久不再有人垂青。当下和即时常常招人耳目。在这个由电视主导、网络新兴的时代,世界变得如此之小,感觉却又无处着陆。这样的社会现实不是媒介单因所致,但媒介形态的重要影响不容忽略。

#### 参考文献:

- [1][2][10][12][13][16] [加]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7.28.27.85.28.
- [3][4][26]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4.117.567-568.
- [5][6][8][14][21]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6.34.33.33.47.
- [7][9][18][19][22]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2.49.18.
- [11][15] [加]哈罗德·英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 [17] [美]保罗·利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8-39.33.
- [20]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是按摩[M]. [美]保罗·利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47.
- [23] [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 [24]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25] [法]Frank Webster.资讯社会理论导论[M].冯建三译.http://www.cc.org.cn/.

## New Medium Status and New Criterion: a Grand Picture of Medium Analysis Theory

LI Ming-wei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Abstract:** Medium Analysis Theory breaches through the normal thinking of content analysis, and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studying medium status itself on society, especially the relations between itself and social changes, providing another perspective in social investiga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four outstanding figure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this theory, namely Harold A Innis, Marshall McLuhan, Paul Levinson and Joshua Meyrowitz, and discusses the originality of medium analysis theory so as to arouse people's attention on this methodology and push forward further studies in this field.

**Keywords:** Medium status; New media; Medium analysis theory.

(上接第 96 页)

### 参考文献:

- [1]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吕万和等.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M].北京:商务印书馆.
- [2] [日]铃木大拙.陶刚.禅与日本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

## On Kitano Takeshi's Violence Movies

WANG Li-qun, LI Guo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en movies directed by famous Japanese director Kitano Takeshi, and at the same time focuses on the violent style of his works from three degrees.

**Keywords:** Kitano Takeshi; Violence aesthetics; Life philosophy; Oriental warmth.